

# 焚日猫

恩顾 / 著  
天吟 / 绘

下篇

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
潜猫. 下 / 恩顾著 ; 天吟绘. -- 长沙 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3.4  
ISBN 978-7-5356-6145-6

I. ①潜… II. ①恩… ②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5354号

©恩顾/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Ltd.

# 潜猫 · 下

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

著 者 恩顾  
绘 者 天吟  
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 
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出 版 人 李小山  
出 品 人 刘焯伟

责任编辑 谢爱友 苏盈  
美术编辑 何晓静  
制版印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9mm × 1240mm 1/32  
印 张 7.25  
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 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356-6145-6  
定 价 25.00元

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526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

那玉帘形似一筒竹筒，

宽约半米，

亮闪闪地一抖，

倾泻而下一米见方，

全由轻薄的镂空玉片拼接而成，

金丝缕缠绕，


雕花繁丽富贵，

华光四溢。



目录

第九章 · 姑获迷阵·····	〇〇一
第十章 · 致幻药丸·····	〇二九
第十一章 · 生死命数·····	〇五七
第十二章 · 真假猗猗·····	一一三
第十三章 · 谁是徐睿·····	一三七
第十四章 · 追击图刚·····	一六五
番外·····	一九五
后记·····	二一一



第九章

姑获迷阵

韩贝一边走，一边天真地算着：防腐剂不值钱，能救人命，偷一点无所谓。抓紧时间，用一天时间从这走出去，用半天时间偷点防腐剂，香九如再花半天配个药吃下去，不一定会死。

香九如服过药粉平静下来打盹，不咳不喘，血也止住了，由于药效过猛，面上还现出了健康的血色。

“大哥，他是你的好朋友吗？”琼达问。

“不是！”韩贝没好气：“这混蛋还下毒害我。”

“下了什么毒？”

“小孩子不要问大人的事！”韩贝难以启齿。

“说不定我能解啊。”

韩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说：“就是……会变成女人。”

“……我不能解。”琼达的眼神很矛盾。

“那你还问！”韩贝恼羞成怒，“你话太多，我要丢下你！”

“别！别！”琼达紧张地小跑跟紧他，笨拙地拍马屁：“大哥，你变成女人也很好看！”

“你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香九如睡眠浅，被吵醒了，浅笑：“傻孩子，我是骗你的。”

“什么?!”

“其实没有那种药，我想骗你们带路，随便编的。”香九如说话顺畅多了。

韩贝既惊又喜：“那我们吃的是什么药啊？”

“你放心，应该是壮阳药。”

“掏个墓你带壮阳药干吗啊？”韩贝没有逻辑地唾骂。

香九如问琼达：“小喇嘛，你兄弟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琼达黯然。

“唉，你年纪小小的，以后别干这些危险的事了……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六。”

香九如软软地叹息：“和我家东潭一样大，你幸福多了……”

琼达莫名其妙：“哪里幸福了？”

“知足吧，身体健康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“香舵主，你怎么和香东潭走散了？”知道自己没有中毒，韩贝对香九如说话的口气客气多了。

香九如不回答，反问道：“你呢？你失踪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被碎石炸晕了，就在原地啊！你们也不来找我找我！”

“怎么没找？就在那个范围圈内，邱正夏反反复复地找了一天一夜！”

“不可能！我就昏迷了一个……小时……”韩贝的声音低下去，心虚气短地问：“我和你们走散多久了？”

“前天早上你和周王言就一起失踪了。”

韩贝内心狂奔过去一批草泥马：我该不会是睡了两天吧？！

香九如安慰道：“韩少爷，你不用自责，我躺在那儿十几个小时，发现这个阵好像会移动，你可能是昏迷的时候被移走了。”

韩贝如听天方夜谭：“开什么玩笑！这些石柱会移动？”

“应该是地在移动，动得非常缓慢，但无时无刻都在动，赶路的人察觉不了，只有我这样清醒又长久地静止着，才能察觉。”

韩贝若有所思：这么说来，那根高出许多的石柱凭空不见，并不是我记



忆出错。

香九如续道：“所以你别急着赶路，这个守墓阵随便走是走不出去的，想点办法吧。”

韩贝无可奈何：“我对阵法一窍不通，邱正夏那狗玩意又不在，我听他说这是个姑获阵，什么九头鸟……”

“我听他说了，他比喻这守墓阵像一只九头鸟，脖子交缠打结，每个鸟头里有个小迷宫，误入其中一个，就算走出来，也是在九条脖子这个大迷宫里继续迷路，一不小心，又会走进另一个小迷宫。”

“我们的风水师也说过类似的话。”琼达附和道：“我们进第一个小迷宫时，几乎把炸药全用光，炸平了那些石柱才走出来，结果没多久掉进第二个小迷宫了。”

“你们的风水师呢？”韩贝问。

“死了。”琼达摊手。

韩贝只好再问香九如：“正夏也不会破阵？”

“那小子鬼点子一个接一个，就算不会破阵，走出去也只是时间问题。”香九如娓娓道来：“他说破阵唯一的方法是确保路线笔直，但我们走没多久就被石柱影响，绕了弯路，昨天他爬到一根石柱上，发现柱顶的雾淡些，猜想更高的地方或许雾更淡，就装了个小设备，拆掉望远镜，把空心探棍拔长到十米，在两端各安装一个望远镜镜头，探棍间又夹了几片镜片，把探棍竖起来，能从这一端看到十米高的另一端，还能看到一公里以外的情况。”

“那岂不是可以看到阵外的情况？”韩贝暗笑：这狗玩意还真不是盖的！

“对！可惜我们没有这些工具，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安装那些镜头和镜片，否则，找一个阵外的东西做参照物，可以有效避免走弯路……我和他们走散了，也不知道他用这个办法走出去没有。”

琼达拽拽韩贝的衣角：“大哥！你有没有觉得这里水很多？”

“快走快走！快离开这里，水脏死了！”韩贝想起那条从泥巴中爬出来的肥虫，头皮发麻。

事情远不是他们想的那样简单，没走几步，水就从鞋面涨到了小腿，韩贝蹬水越走越艰难，糊里糊涂地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状况，抱怨道：“哪里来这么多水啊？”

“这里原来是一片湖……”香九如的话一针见血。

“……”韩贝故作冷静：“琼达，会游泳吗？”

“不会！”琼达整个人贴着他，瑟瑟发抖。

“你……”韩贝正要发脾气骂人，忽而灵光一现，喜出望外地舒展了眉：“对！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了！”湖水涨起来淹没了这些石柱，不管地下怎么移动、有多少迷宫，湖面是不动的，只要笔直地游到岸边就行了！

眼看湖水已经快速漫到大腿，韩贝低下头命令琼达：“学游泳！”

琼达怪叫：“大哥！你别捉弄我啊！”

“谁捉弄你了？我哪有办法背两个拖油瓶？”韩贝掰开琼达死拽住他的两只小黑爪子。

韩贝掰开一只手，琼达用另一只手拽他，惶然地掉眼泪：“我从没游过泳！大哥，你别丢下我，我会淹死的……”

韩贝用绳子把自己和香九如捆在一起，再拴住琼达，严肃地说：“听着，琼达，我发誓不会丢下你！别再说这句话了！但我真的背不了两个人，你至少学会浮起来，我拖着你游。”

游泳其实很简单，有些人套着泳圈，翻来覆去地练习划水，动作标准得堪比运动员，可一脱掉泳圈就咕嘟咕嘟沉下去了。用这种练法，泡水里十天半个月也学不会！下水必须先练“浮起来”，深憋一口气，为了确保鼻腔不进水，可以腾出一只手捏住鼻子，面朝下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全身放松，四肢展开，多试几次就有效果了。等熟悉了“浮”的感觉，再随便划动划动手脚，学个换气，至少能够刨出几米。

韩贝站在一处石柱顶端，牵回像死人一样浮在水面上的琼达，扯住他的领口拎出水面，说：“吸气。”

琼达扶着岩石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“我只能憋半分钟多！”

“猴干！就这么点肺活量！”韩贝揉揉胳膊腿儿做下水前的热身准备，“算了，我们走，我在前面游，你憋不住了就扯扯绳子，我拎你出来换气。”

“啊？这么快！要不要再练练？”

韩贝问：“那现在是想学蝶泳还是仰泳？”

琼达轻松学会了浮起来，故而信心满满，认真想了想，说：“蝶泳！”

韩贝给他一个爆栗：“你当本少爷是游泳教练啊？”

琼达低眉顺眼捂头，“哦，哦！走吧！”

随着雾气消散干净，大片大片的石柱相继被淹没，水位还在不紧不慢地升高，满地的杀戮与血腥双双沉入湖底，天空中出现一轮月亮，将湖面照得波光粼粼。韩贝背着香九如游一段，拎出琼达换口气继续游，前行虽然缓慢却有条不紊。

游了半个多小时，清寥空寂的夜空中，传来断断续续的笛声，韩贝环顾一圈，问香九如：“你有没有听到什么？”

“……没有。”香九如一张嘴，上下牙齿就“咯咯”打架。

“香舵主，你冷？”

“对……”

“忍一忍，我尽快！”也许是自己听错了吧。韩少爷加快速度卖力地往前刨，暗骂：一大一小两个毒物，把本少爷当骡子用！真是他妈的！

一些特别高的石柱零星地露出个顶，越来越小，也越来越少，偶尔逮住了一个，赶紧扶着休息休息。说起来，拖人没那么费劲了。韩贝回头看一眼，看到琼达学着蹬腿助力，多少能给他省点力了。

香九如抖索索地唤：“韩，韩少爷，求你件事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如果我撑不到墓里，替我传一句话给东潭……”

说话间，韩贝看到湖面尽头的一截树冠，禁不住欣喜若狂：“别说了！你撑着点！我看到湖岸了！”

香九如乞求道：“韩少爷，你听我说，求你了……”

“……好吧，你说，我听着。”

香九如在他耳边轻喘着说了几句话，每一句话都低若蚊吟，与水声混为一体，叫人听得很不真切。

韩贝消化掉那些并不深奥的话，不自觉地慢慢瞪大眼，由震惊转为痛心，侧过脸质问他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转达就好。”香九如唇边挂着一丝惨笑，凄然合上眼，不再多说一个字。

琼达蹿到他们身边，扒住韩贝，冒出头来喜滋滋地邀功：“大哥！你看我游得怎么样？”

韩贝没有好脸色：“快下去！我哪里扛得住两个人？”

琼达支棱起耳朵，“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”

“你也听到笛声了？”韩贝放开石柱，拖着他俩划了几步，狂怒：“还不快下去？！”

琼达欲哭不哭地扁了扁嘴：“大哥啊！是那个可怕的疯女人！”

“哪个疯女人？”

“就是那个追杀我们的疯女人！她会吹笛子引蛇！我们能不能绕路走？”

韩贝甩脱他：“绕你个隆冬球啊！你游，你拖我，随你爱怎么绕！快浮上去，别拽我！力气都快被你耗尽了！”

湖岸就在眼前，哪怕有个招蛇女妖婆候着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闯！

又向岸边游了百来米，前方必经之路，笔直地立着一个人，在湖面上露出上身，歪头吹着笛子，吹的是奇怪的音调，没有曲子，时短时急的，异常刺耳。

韩贝不敢去硬碰，偏了十度方向游过去，只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。游过那人身边，相距七八米时，他好奇心起，扭头去打量了一番，觉得对方实在与“可怕”两个字沾不上边——那是一个圆脸的年轻女孩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看不太清楚，持着笛子的手臂上圈着一串银镯子，在月光下白光闪闪。

她应该是站在一根石柱的顶端，水转眼从她的腰部淹到了肘部，而她浑然不觉，依然若无其事地吹着笛子，雪白的肌肤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，漂浮

的黑长头发与水糅合，景致诡异美丽，颇有些瘆人。

琼达催促：“大哥，快走啊！”

“你换气时间越来越短了，让我怎么快？”

笛声戛然而止，女孩向他们看过来，举高了手！

“啊啊啊！她要放蛇了——”琼达扎进水里装死尸。

韩贝胆战心惊，蹬着水摸向腰间的枪，屏息凝神，随时准备反击。

女孩的嘴巴张了张：“救——命——啊——”

韩贝一头扎进湖里，喝了好大一口水。

女孩哭唧唧地尖声喊：“救救我！我不会游泳！”

我日你们的隆冬球，一拖二就快累死老子，就算我想救，你倒是教教我怎么救？当本少爷是千手观音吗？韩贝充耳不闻，从她身边游走。

“大哥哥！求你救救我！救救我啊——呜呜呜呜呜……”女孩放声大哭，挥舞着双手，两手的镯子丁零当啷乱响。

干！这丫头的“大哥哥”叫得比琼达的“大哥”还甜！韩贝在原地沉浮，走，不忍心；救，救不了。

正左右为难之际，水漫到了女孩的肩膀，女孩惊慌失措，脚下一滑栽进了水里，挣扎着拍打出无数水花，惨叫呼救：“救命——救命啊——咕噜咕噜……”

韩贝一咬牙：拼了！大毒物小毒物女毒物，权当集齐一套吉祥物！

发奋游近女孩，韩少爷伸长手臂从她背后搂过去，正好按住对方软软的前胸，脑袋当机半秒，反应过来自己摸到了不该摸的位置，吓得呛了口水，犹如摸到烫手锅铲，条件反射撒开手，女孩咕噜噜又沉了下去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女孩捞着救命稻草，求生心切，扑出水面死命抱住韩贝的脑袋，嘶声喊：“救命——”

韩贝被她摁进水里，大失方寸，湖水不断呛进鼻腔和喉咙，奋力推开她又马上被缠住，也慌了神。主心骨溺水，香九如和琼达自然一起遭了殃，四个人在水中扑腾，小毒物吱哇乱叫，大声咒骂女毒物是害人精，而老毒物连

喊都喊不出声，想必是人事不省了。

韩贝不管怎么怒吼、怎么推搡都挣不开女毒物，突然动粗，三拳两脚把她打晕了。

琼达大惊失色：“大哥，你打女人！”

韩贝气喘吁吁地吐出一口水，“惹本少爷不高兴，什么都打！”

琼达哑巴了，深吸一口气默默沉进水里。

抱紧昏迷的女毒物，韩贝沉下去，玩命儿地用力冒出头，又沉下去，游不动半步——自己太刚愎自用了，根本救不了这么多人！

可是，总不能把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丢进水里去！

他蹬着水一上一下穷折腾，眼看就快耗尽体力了，脚尖落在了一点实处，心中狂喜：踩到石柱了！

游移着踩稳石柱，仗着自己一米八多的身高，高高大大地站扎实了，水位在他的胸膛，离涨到头部还有时间，他狠狠呼吸着新鲜空气，扯扯绳子，琼达浮出来。

小毒物怕被打，缩着脖子问：“大哥，走吗？”

“走不了。”韩少爷背着老毒物，左手拎着小毒物，右手搂着女毒物，不知道该丢掉哪一个。唉，有个游泳圈就好了。

对了！

解下背包，换只手把女毒物夹在腋下，韩贝从包里找出一个罗盘，是邱正夏的，慌乱中被他收进了包里。“琼达，过来帮我个忙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韩贝拿罗盘往他脑袋上一敲，罗盘一分两半。

“啊！”琼达短促地痛呼一声：“干吗啊？”

“帮完了，谢谢。”韩贝捡起从罗盘中掉出来的安全套，一个接一个吹大，吹好就绑在女孩的衣领上。

琼达抱着他的胳膊，啧啧称奇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会想到带气球？”

韩贝懒得解释，呸掉沾到嘴唇上的润滑油，“你看看香舵主怎么样了。”

琼达探了一下香九如的鼻息，说：“放心，还有气。”

邱正夏这个神经病，掏墓带安全套也就罢了，还带了二十多个！韩贝时不时啐掉润滑液，忍不住笑了；不过，今天还真是多亏了他！

二十几个吹满了气的安全套分别系在女孩的衣领、纽扣和手臂的镯子上，这样一来女孩就算丢到水中也能勉强浮出上身。韩贝又在她夹肢窝下圈两圈绳子，绑结实后，绳子一头拴在琼达腰间，鼓励道：“我在前面拖你，你用力蹬腿拖她，给我省点力！湖岸就在前面了！”

琼达一脸不情愿：“哦！知道了！”

能想出这一招一拖三，连韩贝都佩服自己，四个人狼狈不堪地爬上湖岸，一向矜贵的韩少爷累得像狗一样吐着舌头直喘，脚一沾实地，拼死拼活使出的蛮力同步松懈下来，他解下香九如放在地上，自己也仰面躺倒下来，思维与四肢筋骨一起酥软散架了。

琼达“嘿咻嘿咻”地把女孩拖上岸，尖叫：“大哥！大哥！女疯子没气了！”韩贝一激灵，翻身爬起，踉跄着跑过去，跪在女孩身边摸了她的鼻息又摸心跳，无法置信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女孩的脸蛋冰冰冷冷，眼睛紧闭，嘴唇发紫，手指倒还柔软，她的下巴有一圈淤紫，是被脖子上的银项圈勒出来的。

“姑娘！你醒醒！”韩贝撬开她的嘴做人工呼吸，后悔莫及：自己没多考虑，在项圈上拴了几个安全套，浮力不大，却足以导致项圈上浮将她卡窒息！

想到因为自己的失误害死这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韩贝自责得几乎掉出眼泪：“姑娘！你醒醒啊！”他笨拙生涩地做了几下胸外心脏按压，他发现女孩衣服里堆了不少东西，在这种争分夺秒的危急时刻他也顾不得害臊，忙用匕首割下横七竖八的安全套，再扯开她的领扣——拎出一条软绵绵的小蛇。

“哎呀！”琼达畏惧地往后退了退。

女孩的衣服花哨，纽扣也别致精巧，韩贝紧张得两手发抖，怎么也解不开，干脆用匕首粗暴地割破衣服，各类毛虫、蝎子、蛇接二连三地掉出来，所幸它们进了水，死的死晕的晕，全伏在地上不动，否则韩贝也犯怵。

韩贝捏住她的鼻子渡了几口气，一手手掌压在她的心口上，另一手猛捶：“姑娘！听到我说话吗？啊？醒醒啊！”

女孩还是没有动静。

“喂！你醒醒啊！”韩贝把她倒扛起来，用肩杵着她的腹部拔足狂奔。

琼达跳起就追：“啊——大哥！别丢下我……”

琼达话还没喊完，韩贝又奔了回来，急得煞白了脸地喊：“琼达！快摇醒香舵主！快！他能救这姑娘……快！快……”

“啪叽！”韩贝只顾跑步没有看路，脚下被草根一绊，酸软的双腿没能撑住自己和多一个人，高贵的韩少爷摔了个脸朝地，女孩脱手飞了出去。

女孩重重砸在湖边泥地上，“哇”地呕出一口浊水，奇迹般缓过气来了！

韩少爷从泥中抬起脏脸，看到女孩无恙了，不由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，身心都舒畅了，随即埋下脸，为自己摔的这一跤感到万分丢人，真希望没人看到。

万幸，唯一的目击证人琼达以为他是故意为之，大力鼓掌：“大哥好厉害！抛得好远！”

韩贝抹了把脸，爬起来搓搓领口的脏泥，淡然道：“少见多怪！要不是今晚力气用尽，我能抛更远。”

女孩茫然地旁顾左右，问：“这是哪里啊？”

“你掉进水里，大哥费了好大力气救你上来！”琼达替韩贝邀功。

“哦！我想起来了……”女孩手脚并用爬到蛇虫边，一条一条捧起来检查，呜呜地哭嚷：“吕布！你怎么了？别死啊！展昭！你还活着吗？过儿！追命！白玉堂！你们别丢下我啊……”

韩贝：“……”这取名字的口味真是比某人更天马行空啊！

“天呐——”女孩后知后觉地捂住胸口：“是谁撕了我的衣服？”

这一回琼达没有多嘴，沉默着指向韩贝。

“没，我什么也没看到啊，”韩贝结结巴巴地推脱：“那，那不是还有裹胸吗？你刚才没心跳，我给你按摩……”



“你还摸了？”女孩怒目圆瞪：“我是有未婚夫的！你这臭流氓！我和你拼了——”

唉哈？！不道谢也就算了，还骂本少爷？韩少爷气不打一处来！夜黑风高，深山老林，打女人也没几个人看到，扬手就揍她：“摸了又怎样？没我你能活吗？和我拼？啊？叫上你未婚夫一起来拼啊！来啊！”

女孩抱头大哭：“摸就摸嘛，干吗还凶人啊？呜呜呜……”

“道谢！道谢！道谢！”韩贝接连往她脑袋上招呼几个巴掌。

“谢谢你嘛……啊呜呜呜……”

女孩的笛子掉落在水里，无法引蛇，战斗力从一百急降至负数，韩少爷用一根手指就把她弹开了，挑出两条死蛇，生起火烤熟蛇肉与琼达分了。

女孩蹲在火堆边，手掌中盘着一条小红蛇，她哭哭啼啼地往火堆里加枝条，抚摸着蛇问：“弘历，还冷吗？”

火堆烘干衣物，凉夜温暖起来，香九如幽幽醒转，失笑问：“小姑娘，我被你哭醒了，什么事这么伤心？”

“他们吃了我的展昭和追命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“本来就是死蛇嘛。”琼达反驳。

“别啰嗦了！香舵主，给你煮了蛇汤，将就着吃点！吃饱赶路！快！”体力透支过度，累不能睡，饿却能补，韩贝狼吞虎咽半生熟的蛇肉，若换平时，他大少爷哪有胃口惠顾这些野人的食物。

香九如端着蛇汤，好心地问女孩：“你不饿吗？给你喝点？”

女孩炸毛：“给我滚！”

“别理她！你自己喝。”韩少爷自小众星捧月，向来只有别人娇惯他，他没有娇惯别人的自觉性，虽说拥有基本的绅士风度，却没有半点对女性怜香惜玉的意识。

香九如喝了几口汤，肉一口也没动，他在琼达的搀扶下站起身：“韩少爷，走吧！”